

中國
話本
大系

古今小說

江蘇古籍出版社
魏同賢 校點
馮夢龍 編刊



出版說明

話本小說和擬話本小說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一份珍貴遺產，作品甚多，源遠流長，在我國小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歷來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從來沒有系統地整理出版過。爲了繼承這份豐富的文學遺產，使它更好地流傳下去，同時也爲了給專業工作者提供研究的資料，我們組織有關力量，系統地整理出版話本、擬話本的代表作，定名爲《中國話本大系》。

《中國話本大系》爲我國話本、擬話本的第一部系列叢書。所搜輯的話本、擬話本上起於唐，下訖於清。它不僅包括國內公私藏書中的善本、珍本、孤本，而且也包括流散在日、美、英、法等國的罕見版本，計約一百種，擬在若干年內分批出版。

《中國話本大系》選擇善本爲底本，參校其他有價值的版本。爲保存其本來面貌，本叢書一律不作刪節。不同版本的異文，根據情況附出校記。原底本上的批語及其他有關資料，一併附錄於後。

《中國話本大系》由劉世德先生担任主編，約請海內研究話本小說的專家學者參加校點整理。在此，我們對劉世德先生及其他參加校點的專家學者為《中國話本大系》整理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勞動致以誠摯的感謝。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九月

出版說明

I207.41

I207.41

2

古今小說

馮夢龍
魏同賢

編刊
校點

前言

本書是「三言」中的第一種，全稱為《全像古今小說》，是宋元明話本小說的重要選集。

《古今小說》署「綠天館主人評次」，序言中亦僅稱：「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為一刻。」天許齋的梓行識語更含糊其詞：「小說如《三國志》、《水滸傳》稱巨觀矣，其有一人一事足資談笑者，猶雜劇之於傳奇，不可偏廢也。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為初刻云。」凌濛初《拍案驚奇序》所云：「獨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而宋元舊種，亦被蒐括殆盡。」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觀序》中云：「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洞心駭目，而曲終奏雅，歸於厚俗。」衍慶堂本《醒世恒言》刊行識語中又講：「本坊重價購古今通俗小說演義一百二十種，初刻為《喻世明言》，二刻為《警世通言》，海內均奉為鄴架玩珍矣。茲三刻《醒世恒言》，種種典實，事奇觀，總取木鐸醒世之意，並前刻共成完璧云。」則知「三言」原為一人編纂，而綠天館主人、茂苑野史云云，大約即馮夢龍氏的別號，「三言」實為明末著名文學家馮夢龍所編選輯集和潤色加工以至創作的作品。

《全像古今小說》一名，最初出現於明末天許齋版的封面上，該本目錄之前，尚有「古今小說一刻」字樣，全書書縫均題「古今小說」。而在該書的另一版本即衍慶堂本中，除題「重刻增補古今小說」外，書名則題爲《喻世明言》，並題「可一居士評，墨浪主人校」。衍慶堂的梓行識語中還說：「綠天館初刻古今小說□十種，見者修爲奇觀，聞者爭爲擊節，而流傳未廣，閤置可惜。今版歸本坊，重加校訂，刊誤補遺，題曰《喻世明言》，取其名言顯易，可以開□人心，相勸於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於此可見，「三言」的初行，原擬定名爲「古今小說一刻」二刻、三刻，但由於續集的刊刻已取名《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故一刻重刻時亦補稱《喻世明言》，以與其他兩集相一致，從而總成爲「三言」。

現存《古今小說》有兩種完整的版本，一爲天許齋本，今已發現兩書，一即作爲本書底本的日本內閣文庫入藏本，一爲日本前田侯家尊經閣文庫入藏本。前者爲原刻，後者爲複刻。原書板框高二〇公分，寬一三公分。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正文四十卷四十篇。一爲衍慶堂本。署「可一居士評，墨浪主人校。」二十四卷二十四篇，其中見於天許齋刊本《古今小說》者二十一篇，見於《警世通言》者一篇（卷二十三《假神仙大鬧華光廟》爲《警世通言》卷二十七），見於《醒世恒言》者二篇（卷一《張廷秀逃生救父》和卷五《白玉娘忍苦成夫》，分別爲《醒世恒言》卷二十和卷十九，可見是一晚於天許齋本的拼湊本。但天許齋本是否即初刻本，目前也無法遽斷，不過却是至今爲止所發現的最早刻本。此外，大連圖書館入藏據映雪齋本殘抄本，題「七才子書」，僅十四篇；馬隅卿教授藏殘本三卷（卷四《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卷五《范巨卿難秦

生死交》、卷六《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此次校點，以天許齋本爲底本，遇有錯訛，即以衍慶堂本和《今古奇觀》有關篇目對校。凡明顯錯字，則逕加改正，其餘異體字、俗體字，我們取一仍其舊的做法，僅因印刷條件的限制，個別處逕改爲正體字。原書有眉批、行間批，現均移在各篇文末。凡漫漶處以「□」號代替。

魏同賢

一九八八年五月

總目

綠天館主人評次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一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三七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六二
第四卷	閒雲菴阮三償冤債	七九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鮑姆	九四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兒	一〇三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一二
第八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二四
第九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三四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	四四
第十一卷	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六五
第十二卷	衆名姬春風吊柳七	七五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昇	一八七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二〇三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二二二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二三六
第十七卷	單符郎全州佳偶	二四四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二五五
第十九卷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二六九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二八四
第二十一卷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	二九五
第二十二卷	木綿菴鄭虎臣報冤	三二四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三五四
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三六五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三八二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三九〇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四〇三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義結貴貞女	四一五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四二六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四四一
第三十一卷	開陰司司馬貌斷獄.....	四五八
第三十二卷	遊酆都胡母迪吟詩.....	四七五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四八七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五〇二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五一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五二四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歸極樂.....	五五〇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爲神.....	五七一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五八七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六一三

附錄一	天許齋藏枕屏頁題詞
附錄二	緣天館主人叙


 公元九九九年
 九月九日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稀。浮名身後有誰知，萬事空花遊戲。

休逞少年狂蕩，

莫貪花酒便宜。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安閒得意。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安分守己，隨緣作樂，莫爲酒、色、財、氣四字，損却精神，虧了行止。求快活時非快活，得便宜處失便宜。說起那四字中，總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爲慾種，起手時，牽腸掛肚，過後去，喪魄銷魂。假如檣花路柳，偶然適興，無損於事。若是生心設計，敗俗傷風，只圖自己一時歡樂，却不顧他人的百年恩義，假如你有嬌妻愛妾，別人調戲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

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話中單表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爲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這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這蔣世澤割捨不下，又絕不得

廣東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計無可奈何，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學些乖巧。這孩子雖則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喚做粉孩兒，個個羨他無價寶。

蔣世澤怕人妬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只說是內姪羅小官人。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到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店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如自己親眷一般。這蔣世澤做客，起頭也還是丈人羅公領他走起的。因羅家近來屢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幾年不曾走動，這些客店牙行，見了蔣世澤，那一遍不動問羅家消息，好生牽掛！今番見蔣世澤帶個孩子到來，問知是羅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想着他祖父三輩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輩了，那個不歡喜。

閒話休題。却說蔣興哥跟隨父親做客，走了幾遍。學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會，父親也喜不自勝。何期到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且喜剛在家中，還不做客途之鬼。興哥哭了一場，免不得揩乾淚眼，整理大事。殯殮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說。七七四十九日內，內外宗親，都來弔孝。本縣有個王公，正是興哥的新岳丈，也來上門祭奠，少不得蔣門親戚陪侍敘話。中間說起：興哥少年老成，這般大事，虧他獨力支持。因話隨話間，就有人攛掇道：「王老親翁，如今令愛也長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婦作伴，也好過日？」王公未肯應承，當日相別去了。衆親戚等安葬事畢，又去攛掇興哥。興哥初時也不肯，却被攛掇了幾番，自想孤身無伴，

只得應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說，王公只是推辭。說道：「我家也要備些薄薄粧奩，一時如何來得？況且孝未期年，於禮有礙。更要成親，且待小祥之後再議。」媒人回話，興哥見他說得正理，也不相強。

光陰如箭，不覺週年已到。興哥祭過了父親靈位，換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說，方纔依允。不隔幾日，六禮完備，娶了新婦進門。有《西江月》爲證：

孝幕翻成紅幕，色衣換去麻衣。畫樓結綵燭光輝，合巹花筵齊備。那羨粧奩富盛，難求麗色嬌妻。今宵雲雨足歡娛，來日人稱恭喜。

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喚做三大兒。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喚做三巧兒。王公先前嫁過的兩個女兒，都是出色標致的。棗陽縣中，人人稱羨，造出四句口號。道是：

天下婦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勝似爲駙馬。

常言道：「做買賣不着，只一時；討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單揀門戶相當，或是貪他嫁資豐厚，不分皂白，定了親事。後來娶下一房奇醜的媳婦，十親九眷面前，出來相見，做公婆的好沒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醜婦極會管老公，若是一般見識的，便要反目；若使顧惜體面，讓他一兩遍，他就做大起來。有此數般不妙，所以蔣世澤聞知王公慣生得好女兒，從小便送過財禮，定下他幼女與兒子爲婚。今日娶過門來。果然嬌姿艷質，說起來，比他兩個姐兒，加倍標致。正是：

吳宮西子不如，楚國南威難賽。

若比水月觀音，一樣燒香禮拜。

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一對玉人，良工琢就。男歡女愛，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三朝之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真個行坐不離，夢魂作伴。自古苦日難熬，歡時易過，暑往寒來，早已孝服完滿。起靈除孝，不在話下。

興哥一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不曾取得。夜間與渾家商議，欲要去走一遭。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興哥也自割捨不得，兩下悽慘一場。又丟開了①。如此已非一次。光陰荏苒，不覺又捱過了二年。那時興哥決意要行，瞞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了個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喫山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時？」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回？」興哥道：「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着樓前一棵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說罷，淚下如雨。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兩下裏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難盡。

到第五日，夫婦兩個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五更時分，興哥便起身收

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自己只帶得本錢銀兩，帳目底本及隨身衣服、鋪陳之類。又有預備下送禮的人事，都裝疊得停當。原有兩房家人，只帶一個後生些的去，留一個老成的在家，聽渾家使喚，買辦日用。兩個婆娘，專管廚下。又有兩個丫頭，一個叫晴雲，一個叫煖雪，專在樓中伏侍，不許遠離。分付停當了，對渾家說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輕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門前窺矚，招風攬火。」渾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兩下掩淚而別。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

興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渾家，整日的不餓不保。一日到了廣東地方，下了客店。這夥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興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閒。興哥在家時原是淘虛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勞碌，到此未免飲食不節，得了個瘡疾，一夏不好，秋間轉成水痢。每日請醫切脉，服藥調治，直延到秋盡，方得安痊。把買賣都擔閣了，眼見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爲蠅頭微利，拋却鴛被良緣。

興哥雖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頭放慢了。

不題興哥做客之事，且說這渾家王三巧兒，自從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數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下樓。光陰似箭，不覺殘年將盡，家家戶戶鬧轟轟的暖火盆，放爆竹，喫合家歡耍子。三巧兒觸景傷情，思想丈夫，這一夜好生淒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詩，道是：

臘盡愁難盡，春歸人未歸。

朝來嗔寂寞，不肯試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個歲朝。晴雲、煖雪兩個丫頭，一力勸主母在前樓，去看看街坊景象。原來蔣家住宅前後通連的兩帶樓房，第一帶臨着大街，第二帶方做臥室，三巧兒間常只在第二帶中坐臥。這一日被丫頭們攛掇不過，只得從邊廂里走過前樓，分付推開牕子，把簾兒放下，三口兒在簾內觀看。這日街坊上好不鬧雜！三巧兒道：「多少東行西走的人，偏沒個賣卦先生在內，若有時，喚他來卜問官人消息也好。」晴雲道：「今日是歲朝，人人要問要的，那個出來賣卦？」煖雪叫道：「娘限在我兩個身上，五日內包喚一個來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飯過後，煖雪下樓小解，忽聽得街上噹噹的敲響。響的這件東西，喚做「報君知」，是瞎子賣卦的行頭。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檢了褲腰，跑出門外叫住了瞎先生，撥轉腳頭，一口氣跑上樓來報知主母。三巧兒分付，喚在樓下坐啓內坐着。討他課錢，通陳過了，走下樓梯，聽他剖斷。那瞎先生占成一卦，問是何用？那時廚下兩個婆娘，聽得熱鬧，也都跑將來了，替主母傳語道：「這卦是問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問夫麼？」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龍治世，財爻發動。若是妻問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風波一點無。青龍屬木，木旺於春，立春前後，已動身了。月盡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財采③。」三巧兒叫買辦的把三分銀子打發他去，歡天喜地，上樓去了。真所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癡心妄想，時刻難過。三巧兒只爲信了賣卦

先生之語，一心只想丈夫回來，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樹抽芽，不見些兒動靜。三巧兒思想丈夫臨行之約，愈加心慌，一日幾遍，向外探望。也是合當有事，遇着這個俊俏後生。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這個俊俏後生是誰？原來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縣人氏，姓陳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後來改口呼爲大郎。年方二十四歲，且是生得一表人物，雖勝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兩人之下。這大郎也是父母雙亡，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荳之類，每年常走一遍。他下處自在城外，偶然這日進城來，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舖中間個家信。那典舖正在蔣家對門，因此經過。你道怎生打扮？頭上帶一頂蘇樣的百柱驕帽，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又恰好與蔣興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兒遠遠瞧見，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開簾子，定睛而看。陳大郎擡頭，望見樓上一個年少的美婦人，目不轉睛的，只道是他丈夫喜了他，也對着樓上丟個眼色，誰知兩個都錯認了。三巧兒見不是丈夫。羞得兩頰通紅，忙忙把腮兒拽轉，跑在後樓，靠着牀沿上坐地，兀自心頭突突的跳一個不住④。誰知陳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兒攝上去了。回到下處，心心念念的放不下。肚裏想道⑤：「家中妻子，雖是有些顏色，怎比得婦人一半？欲待通個情款，爭奈無門可入。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這些本錢，也不枉爲人在世。」嘆了幾口氣，忽然想起大市街東巷，有個賣珠子的薛婆，曾與他做過交易。這婆子能言快語，況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認得？須是與他商議，定有道理。